

别册

The Uncollected Stories

[英] 安吉拉·卡特 著 Angela Carter



[英] 安吉拉·卡特 著 严韵 译

别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焚舟纪 / (英) 卡特 (Carter, A.) 著; 严韵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2
ISBN 978-7-305-08778-3

I. ①焚… II. ①卡… ②严…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174873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焚舟纪
作 者 [英] 安吉拉·卡特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内文插图 贺婉娟
责任编辑 施 敏
统筹策划 周丽华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张 28 字数 450千字
版 次 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5-08778-3
定 价 100.00元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 (市场部)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前言

1

早期作品

爱上低音大提琴的男人

15

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夫人居家教子

31

一则维多利亚时代寓言（附词汇对照）

41

目录

未曾收入选集之作品

赤红之宅

59

雪亭

83

缝百衲被的人

111

前言

撒缪尔·拉什迪



我最后一次造访安吉拉·卡特是她死前几周，当时她尽管病体相当疼痛，仍坚持打扮起来与我喝茶。她眼神闪亮，坐得直挺挺，侧着头像只鸚鵡，諷刺地撮起嘴唇，認真开始午茶时刻的重要正事：说和听最近的肮脏八卦，言词犀利恶毒，态度热烈。

她就是这样：有话直说，尖锐刺人——有一次，我结束了一段她并不赞同的感情，她打电话给我说：“好啦。从今以后你会更常听到我的消息。”——同时又有礼得足以克服致命病苦，来一场冒充斯文的正式下午茶。

死亡真的令安吉拉火大，但她有一项安慰。癌症来袭前不久，她才刚保了一笔“巨额”保险。想到保险公司没收几次费便得付出一大笔钱给她家的“男孩们”（丈夫马克，以及儿子亚历山大）她就非常愉快，并为之发出一连串黑色喜剧式的自鸣得意咏叹调，让听的人要不

笑都很难。

她仔细计划了自己的丧礼，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朗读马维尔的诗作《一滴露水》。这令我很惊讶。我所认识的安吉拉·卡特是最满口粗话、毫无宗教情操、高高兴兴不信神的女人，然而她却要我在她葬礼上朗诵马维尔对不朽灵魂的沉思——“那滴露，那道光/自永恒之日的清泉流淌”。这是否是最后一个超现实的玩笑，属于“感谢上帝，我到死都是无神论者”那一类，或者是对形上诗人马维尔充满象征的高蹈语言表示敬意，来自一位自身别具风味的语言也很高蹈、充满象征的作家？值得一提的是马维尔诗中并没出现任何神明，只有“全能的太阳”。也许总是散发光芒的安吉拉要我们，在最后，想象她消溶在那更大之光的“辉耀”中：艺术家变成了艺术的一部分。

然而，她这个作家太富个人色彩，风格太强烈，不可能轻易消溶：她既形式主义又夸张离谱，既异国奇艳又庶民通俗，既精致又粗鲁，既典雅又粗鄙，既是寓言家又是社会主义者，既紫又黑。她的长篇小说与众不同，从《新夏娃的激情》的跨性别华彩花腔到《明智的孩子》的歌舞厅康康舞无所不包；但我想，她最精彩的作品还是短篇小说。在长篇小说的篇幅中，那独特的卡特语调，那些抽鸦片者般沙哑、时有冷酷或喜剧杂音打岔的抑扬

顿挫，那月长石与假钻石混合的绚丽与胡话，有时会让人读得筋疲力尽。在短篇小说中，她则可以光彩炫惑飞掠席卷，趁好就收。

卡特几乎一出手的作品就有完整自我风格，她早期的短篇小说《一位非常，非常伟大的夫人居家教子》已经充满卡特式的母题。其中有对哥特风、华丽语言及高蹈文化的喜爱，但也有低俗的臭味——掉落的玫瑰花瓣声音听起来像鸽子放屁，父亲满身马粪味，而且大便之前“人人平等”；还有做为表演的自我：散发香水气息，颓废，慵懒，情欲，变态——很像她倒数第二部长篇小说《马戏团之夜》的女主角菲弗丝。

另一早期短篇《一则维多利亚时代寓言》，宣告了她对语言一切奥义的上瘾沉迷。这篇与众不同的文本半是不知所云半是《微暗的火》^[1]，开棺挖掘出过去寡欢高地村庄——那种村庄，如她在《染血之室》的《狼人》中所说，“天气冷，人心冷”。这些卡特国度的村庄四周满是狼嚎，其中有许许多多的变形。

卡特的另一个国度是游乐场，那世界充满耍把戏变花招的表演者、催眠师、骗子、傀儡戏班主。《紫女士之

[1] 译注： *Pale Fire*，纳博科夫作品。

爱》把她封闭的马戏世界又带到另一个中欧高山村庄，那里的人将自杀者视同吸血鬼（大蒜串，穿心木桩），还有真正的巫师在森林里“施行远古的兽性邪乱仪式”。一如卡特所有的游乐场作品，“丑怪才是正常”。强势的木偶“紫女士”是道德家的警告——她起初为娼，最后变成木偶，因为她“任凭色欲之线操控”。她是小木偶匹诺曹的女性、性感、致命改写版，跟《主人》里变成大猫的女人一样，都属于安吉拉·卡特如此偏爱的许许多多“贪求无餍”的黑暗（也包括浅色发肤）女士。在她第二本合集《染血之室》中，这些烈性女士继承了她的虚构世界。

《染血之室》是卡特的代表杰作，在这本书里，她高蹈、热烈的模式完美契合故事的需求。（若要看最佳的庶民低阶卡特，请读她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明智的孩子》；但尽管该作充满夸张谐趣和大量莎士比亚喜剧元素，她最可能流传久远的作品还是《染血之室》。）

与书同名的中篇作品，或者说序曲，以经典的大木偶戏展开：天真无辜的新娘，结过好几次婚的百万富翁新郎，孤独兀立在消退海岸的城堡，一个藏有可怖秘密的房间。无助的女孩与文明的、颓废的、杀人的男人：这是卡特对“美女与野兽”此一主题的第一变奏，还加上一道女性主义的转折——童话故事中，美女为了救软

弱的父亲而同意去见野兽，这里则是不屈不挠的母亲赶去拯救女儿。

这本合集里，卡特的神来之笔在于用美女与野兽的寓言做为性关系中无数渴望与危险的隐喻。有时美女较强，有时野兽较强。在《师先生的恋曲》，野兽的命得靠美女来救；而《老虎新娘》中的美女自己也将被情欲地转变为美丽动物：“他每舔一下便扯去一片皮肤，舔了又舔，人世生活的所有皮肤随之而去，剩下一层新生柔润的光亮兽毛。耳环变回水珠……我抖抖这身美丽毛皮，将水滴甩落”。仿佛她整个身体都被开苞，变成一样新的欲望工具，让她得以进入一个新的（“动物”的意思除了老虎也包括性灵）世界。然而《精灵王》中美女与野兽无法和解，这里没有疗愈，没有服从，只有报复。

此书还包括其他许多绝妙的古老故事：血与爱永远紧密相连，加强并贯穿每一篇作品。在《爱之宅的女主人》中，爱与血在吸血鬼身上合而为一：美女变成怪物，变成野兽。在《雪孩》中，我们来到童话故事领域，有白雪、红血、黑鸟，还有一个又白又红又黑的女孩，依伯爵的愿望而生；但卡特的现代想像力知道，只要有伯爵就会有伯爵夫人，后者是不会容忍梦幻敌手的。两性战争也在女人之间进行。

小红帽的到来，使卡特对《格林童话》的精彩重新

创造变得更加完整且完美。如今我们看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激进假设：外婆可能就是大野狼（《狼人》）；或者同样令人震惊，同样激进的是，女孩（小红帽，美女）也很可能无关道德，跟大野狼/野兽一样野蛮，可能以自己具有猎食威力的性别和情欲狼性征服大野狼。这是《与狼为伴》的主题，而看过安吉拉·卡特与尼尔·乔登合作、串连了她好几篇狼作品的电影《与狼为伴》，让人更渴望看见她不曾写出的完整长篇狼小说。

《狼女艾丽斯》提供了最后一种变形。这里没有美女，只有两头野兽：吃人的公爵，还有被狼养大的女孩，她自以为是狼，成熟为女人之际受自己染血之室的神秘——也就是说，她的经血——吸引，从而获致自我了解的知识。除了血，她另一个了解自己的途径是让房屋看起来不亲近的镜子。

终于，壮阔的山脉也变得单调……他转过身，长久注视那座山。他在山里住了十四年，但从没这样看过它，以一个并未对此山熟悉得几乎像是自己一部分的人的眼光……他向山道别，看着它变成布景，变成某个乡野老故事的奇妙背景画片，故事说的是一个被狼奶大的小孩，或者，说的是被女人养大的狼。

在卡特最后一篇狼故事，即《黑色维纳斯》的《彼得与狼》中，她告别了那山区国度，意味着，就像故事中的主角，她也已“大步向前，走进另一个不同的故事”。

这第三本合集中有篇妙想天开的幻想作品，对《仲夏夜之梦》做出沉思，早于（且优于）《明智的孩子》里的一段。在这篇小说中，卡特的异国风味语言发挥得淋漓尽致——这里有微风“甜蜜多汁如芒果，神话诗般爱抚着蔻拉曼德海岸，在那斑岩与青金石的印度沿海”。但一如往常，她深具讽刺意味的常识将故事一把拉回地面，不至于消散成一团细致轻烟。这座梦中林——“离雅典一点也不近……事实上……位于英格兰中部某地，可能靠近……布雷齐理”——潮湿又积水，小仙子都感冒了。而且，从故事发生的年代至今，这树林已被砍掉，腾出空间盖公路。卡特把《仲夏夜之梦》的树林与格林兄弟“那种死灵魔法黑暗森林”对比铺陈，使这莎士比亚主题的优雅赋格曲变得更加璀璨。最后她提醒我们，森林是个吓人的地方，迷失其中就会变成怪物和女巫的猎物。但在树林里，“你故意走岔路”，这里没有狼，树林“对恋人是友善的”。英国与欧洲童话的不同之处就此有了令人难忘的精确定义。

然而，《黑色维纳斯》及之后的《美国鬼魂与旧世界奇观》大多避开幻想世界，卡特的改写想像力转向真

实，兴趣偏向描绘而非叙述。这两本后期合集中最佳的作品是人物描绘——波德莱尔的黑人情妇湘·杜瓦，艾德加·爱伦·坡，还有两篇莉兹·波登的故事，一篇讲的是远在她“拿斧头”之前的事，另一篇是案发当天的莉兹，那一天被以缓慢、慵懒的步调描述得精确又仔细——热浪来袭时穿太多衣服会有什么后果，还有吃过两次的鱼，两者都是原因的一部分。然而在这层超级写实的表面下，却有《染血之室》的回音，因为莉兹做出的是血腥举动，而她又正值经期。她的生命之血流出，死亡天使则在附近树上等候。（再一次，如同那些狼故事，这让人渴望更多，渴望我们读不到了的莉兹·波登长篇小说。）

波德莱尔，爱伦·坡，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好莱坞，杂剧，童话故事：卡特把自己所受的影响明显摆出，因为她是这一切的解构者、破坏者。她将我们所知的事物拿来打破，然后用她自己那尖锐刺人又有礼的方式加以组合；她的字句既新又不新，一如我们自己的字句。灰姑娘在她手中换回了原先的名字“扫灰娘”，是一则母爱造成的可怕残害故事中被火灼伤的女主角；约翰·福特的《可惜她是娼妇》变成另一个很不一样的福特执导的电影；而杂剧人物的隐藏意义——或者该说隐藏本质——也被揭露。

像打蛋一样，她为我们打开一则旧故事，然后在里面找到新故事，我们想听的现在故事。

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作家。卡特的高空钢索特技在一片过分讲究的沼泽上方进行，在一片堂皇与渺小的流沙上进行；无可否认的，她有时候会掉下来，偶尔冒出难以自圆其说的花里胡哨古怪发作，而就算最热爱她的读者也会承认，她的某些布丁用了太多的蛋。太多“奇诡”（eldritch）这类的词，太多男人“富可敌国”，太多斑岩和青金石，可能会让某类纯粹主义者为之不满。但奇迹在于她的特技有多常成功，多常踮脚转圈而不摔倒，或者同时抛接好几个球而不漏掉任何一个。

有些不求甚解的人指控她“政治正确”，但她是最富个人色彩、最独立、最别具特色的作家；生前她被许多人斥为小众崇拜的边缘人物，只是一朵异国风情的温室花朵，但她如今已成为英国大学中最广受研究的当代作家——这项征服主流的胜利一定会让她高兴。

她还没有写完。就像伊塔罗·卡尔维诺，像布鲁斯·查特温，像雷蒙德·卡佛，她死在创作力正旺盛的时刻。对作家而言，这是最残酷的死亡：可说是一句话才讲到一半。这本全集里的作品正显示我们的损失有多大。但这些作品也是我们的宝藏，值得品尝与囤积。

据称雷蒙德·卡佛死前（他也是因肺癌过世）对妻

子说：“现在我们在那里了。我们在文学里了。”卡佛的个性再谦逊不过，但说这话的是一个知道——且一再被人告知——自己作品价值的人。安吉拉生前，她独特作品的价值没有受到那么多肯定，但她，现在也在那里了，在文学里，是永恒之月清泉的一道光。

早期作品